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

武功部二 將帥

將帥一

增易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懐萬邦也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

當也　周書曰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勗哉夫子傳夫子謂將士　原詩國風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增大雅曰予曰有禦侮注武臣折衝曰禦侮　原魯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周禮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　春秋左傳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注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　春秋元命苞曰上天一

星為郎將　增禮記月令曰天子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廟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大全注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　原樂記曰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增太公龍韜曰凡舉兵師以將為命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　又曰凡國有難君名將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願將軍出師應之也將受命乃命太卜齋三

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不敢生還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又曰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　原又曰將有三勝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　增司馬法曰將軍身也卒肢也伍指拇也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　又曰將能而君不御

者勝　原又曰凡用兵之法將受令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絶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增又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若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

軍之事也　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故將之所慎者五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破敵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出師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又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　又曰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　黃石公上畧曰

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　原又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若河決　增又曰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　荀子議兵篇孝成王臨武君請問為將孫卿曰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是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

而忘敗無威内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是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不可使處不完可殺不可使擊不勝可殺不可使欺百姓是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是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是謂天下之將　原淮南子曰主親操斧鉞授將將辭而行乃爪鬋設明衣鑿凶門而出　抱朴

子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　又曰夫大將者凛凛若負重而履薄冰戰戰如登朽木以臨萬仞

增又曰良將剛則法天可望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覲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不可得留如山岳可瞻不可動

史記孟嘗君田文謂其父嬰曰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又王翦傳曰為將三世者必敗以其所殺伐多矣　原又陸賈謂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即

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增後漢書
虞詡曰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
餘州　原魏志曰魏主操常戒夏侯淵曰為將當有怯
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
任勇一匹夫敵耳　增晉書天文志曰文昌六星主集
計天道一曰上將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第二曰次
相第三曰次將第四曰上將所謂四輔也郎將在郎位
北主閱具所以為武備也河鼓三星一曰三武主天子

三將軍中央大星為大將軍左星為左將軍右星為右將軍所以備闗梁而距難也設守阻險知謀徵也天將軍十二星在婁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　唐陸贄曰凡任將帥覩其言校其實若不足取當艱之於初不宜貽悔於後若可任當要之以終不宜掣肘於内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　宋史兵志曰熙寧中帝與輔臣論營陣法謂八軍六軍皆大將居中大將譬則心也諸軍四體也運其心智以身使

臂以臂使指攻左則右救攻右則左救前後亦然　歐陽修上書曰古語曰將相無種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　又論軍中選將劄子曰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隊將百人之將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裨將千人之

將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萬人之將也所謂軍中自可求將也　許洞虎鈐經出將篇曰先信後言所以伏下一刑必賞所以正大明令鑑古所以照衆畀已貴人所以保終去私狥公所以存國其神欲正其形欲端動欲如風雨止欲如丘陵鬬欲如雷霆機欲如鬼神思欲如照影令欲如霜雪茍有此者可以當國之大命矣　又曰將

之為任也智敵萬人勇冠三軍善為將者正而能變剛而能恤仁而能斷勇而能詳以策馭吏士未有不振拔勲業以定禍亂者也　登壇必究丘濬曰將相國家大臣天下安危治亂所繫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此攻戰之將也必待臨事而後見其能若夫折衝精神之將侍夫環衛而姦盜自清處夫朝廷而遏鄙自靖雖無攻戰之事自有廓清之功將而如此其功豈下於相哉

將帥二

原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增小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原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又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增大雅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原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欲殺絳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

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晉侯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史記
曰齊景公時晏嬰薦穰苴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
之師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穰
苴與約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
待賈夕時賈乃至謝曰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
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
其身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
曰當斬賈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未及反遂斬賈以狥三

軍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
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
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
馬之左驂以狥晉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
又曰魏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克曰起貪而好色
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
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乗騎
親裹鸁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

間而哭之人曰子卒也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列女傳曰楚子反攻秦軍絶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納使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喙而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

一囊糧者王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何也

増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别使連楚魏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竝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樂毅留狥齊五歳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莒即墨未服　又曰田單為臨淄市掾及燕使樂毅伐破齊田單東保即墨城中相與推之曰是多智習兵

立以為將軍田單乃縱反間於燕燕使騎刼代樂毅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臿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夜縱火牛壯士五千隨其後遂殺騎刼而齊七十餘城皆復　原又曰秦始皇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伐荆王翦謝病歸老於頻陽荆人大破李信軍始皇馳入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

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曰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秦王疑我矣荆聞之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守之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久之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大破荆軍　漢書曰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迺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

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李牧之為趙將居邉軍士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　史記曰蕭何聞韓信亡自追之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漢王曰以為大將欲名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亡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

入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又曰
文帝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
上祝兹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河内守周亞夫為將軍
軍細柳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軍以下
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
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
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
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

門壁門吏士謂從屬車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案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文帝曰此真將軍矣曩者灞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　又曰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邉太守將軍屯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

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皆為名將　又曰大將軍衛青姊子霍去病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元狩二年以冠軍侯為驃騎將軍出隴西有功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為人少言有氣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　漢書曰

西羌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臣者矣充國至金城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壘先計而後戰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　後漢書曰鄧禹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及赤眉西入關以禹深沉有大度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遂定河東時赤眉所過殘賊百姓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

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於是名震關西　增又曰光武南定河内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内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　又曰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

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原又曰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吳漢勇鷙有智謀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時遣人覘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　增又耿弇傳論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又曰建武中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

反璽書拜馬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振旅還嘗曰男兒要當死於邉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軍沒援復請行帝愍其老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又曰皇甫規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中郎將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朝廷從之以奐代為度

遼將軍　原蜀志曰鄧芝為大將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士卒身之衣食仰資於官妻子不免饑寒　魏志曰曹仁以征南將軍拒吳將周瑜長史陳矯等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仁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　增吳志曰諸葛瑾步隲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入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　晉書曰羊祜為平南將

軍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　又曰周訪智勇過人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

又曰陶侃字士行會劉弘為荆州刺史以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戎政齊肅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

南史曰梁韋叡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　北史曰

煬帝在東宮嘗謂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歳皆良將也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歳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　唐書曰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武德初秦王獵榆窠會單雄信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横刺雄信墜乃翼王出以功授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銀器一車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

之　又曰李靖字藥師蕭銑據江陵靖降之輔公祏據丹陽靖禽之帝歎曰靖乃銑公祏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　又曰李勣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歎及戰勝必推功於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為之用　又曰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薛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謂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遷右

領軍中郎將　又曰王忠嗣開元末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持重安邉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以幸功名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
又曰乾元初詔李光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又郭子儀傳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詛不還顧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斿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惎詐奪兵權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忌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　又李晟傳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晟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義感人故豪英樂為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

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　又曰李晟子愬憲宗討吴元濟愬求自試師夜起會大風雪入蔡州取元濟檻送京師不戮一人乃屯兵鞠場俟裴度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　宋史曹彬傳論曰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出使吳越籍上私餽悉用施予總戎專征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

度唯彬爲忠良將第一　又曰吳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近利御下嚴而有恩雖身爲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　又曰孟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凛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埽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　元史曰伯顔深略善斷將二十

萬衆若將一人諸帥仰之如神明　吾學編曰徐達征吳直抵蘇州遣人請事建康上曰將軍天性忠義然將在外君不御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吾不中制爲大將軍上曰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宜專中軍策勵羣帥

將帥三

原矯矯虎臣　赳赳武夫并詳將帥一　國之寶　士之心

淮南子將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說苑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

國之行主 人之司命 蔣子萬機論知兵之將國之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後世無述焉

統軍持勢 提鼓揮枹 三略統軍持勢者將也尉繚子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興亡安危應在枹端柰何無重將也

五才 十過 六韜將有五才十過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久也有貪而好利者可貴也有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有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有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有智而心緩者可襲也有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有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

四誡 五危 三略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 孫子將有

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

有智謀 善變化 吳漢勇鷙有智謀詳將帥二 黃帝出軍訣為將黃色長耳善為策謀赤色小身善為變化

以勇為本 以計為主 上詳將帥一 抱朴子兵家以計為主以力為末

思計如饑 思士如渴 孫子兵法秘要良將思計如饑所以戰必勝攻必取也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 三畧

知彼知己 欲密欲一 上詳攻戰一 三畧將謀欲密攻欲一

詳擇審授 戰勝攻取 吳質將論將者國之命不可不詳擇不可不審授也 漢書高祖曰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君親授鉞 士飲投醪 上詳將帥一 蔣子云秦穆公伐晉及河將軍勞之醪唯一盃蹇叔

乃曰一盃可以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醪投河三軍皆取飲之又三畧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　蓄恩不倦　惠訓不疲　三畧軍讖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王隱晉書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輙居將帥之列謀而鮮過恵訓不倦　與民同飲食　與士共勞苦　呂氏春秋越王苦會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有甘脆不足分不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　東觀漢記堅鐔獨孤絶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　少多大畧　長涉通變　漢書耿恭少孤慷慨多大畧有將帥之才　王武表云王雄長涉通變天性仁勇當任為大將軍　學萬人敵　非一劍任　史記項羽本紀項籍

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　尉繚子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刄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虎視龍驤　傅休奕古今畫讚信陵魏雄虎視龍驤謀贏奮駭雷動北疆　又讚楊阜云君

龍變虎發　揣潛謀以龍變應事機而虎發山西數郡獲安者君克敵之勳也

蜀得其龍　吳得其虎　世語諸葛亮兄瑾弟誕並有令名各在一國人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黃鬚驍騎　紫髯將軍　魏志任城王彰傳建安中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彰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桑乾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獻帝春秋張遼問吳降人向

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

轉戰萬里　屠城三百　王濬表云臣受命之日心與口誓援身死地轉戰萬里　東觀漢記耿弇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

蠻荆來威　鮮卑收迹　詩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鄭箋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往伐蠻荆皆使來服于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　蔡邕度遼將軍始受黃鉞銘鮮卑收迹烽燧不舉視事三年馬不帶甲弓不援弛是用鏤銘以昭公文武之勳焉

王翦請宅　吳漢分田　上詳將帥二　後漢書吳漢常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

扶義而動　推理而行　淮南子將軍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因資而成功

滔滔如春　曆曆如夏　又曰將軍

之心滔滔如春曠曠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

見人所不見 **知人所不知** 又曰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

運籌則淵迴 **指麾則虎步** 庾闡揚都賦桓桓勇武堂堂碩佐運籌則淵迴指麾則虎步臨機如公瑾遺愛如子布是以朝宗江漢廓落王祚

亞夫嚴猛哮吼 **耿秉勇壯簡易** 桓譚新論周亞夫嚴猛哮吼可為國之大將　東觀漢記耿秉字伯初擊匈奴封美陽侯性勇壯而簡易于事

拔刀刺山則泉湧 **整冠拜井則水出** 漢書貳師將軍李廣利破大宛圍山絕水廣利乃拔刀刺山飛泉湧出　後漢書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來攻于城下壅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整

衣冠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爲神遂引去

百萬之師　不如一賢　漢書唐林上書曰雖百萬之衆不如一賢

尺素之功勝於雲梯　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千金以疎亞父枹朴子韓信傳檄而定千里是以尺素之功勝於雲梯之械也

以上北堂書鈔

處右　尚左　老子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禮記軍尚左注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決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也

干城　爪牙　上詳將帥一　詩予王之爪牙

幕府　轅門　衛青以幕爲府以車轅爲門

分閫　衛霍寄重旌分閫外

忘家之憂　下詳將帥二

戮僕　殺妻　上詳將帥二　吳起爲魯將齊攻魯起妻齊女魯疑之起乃殺妻明不與齊也

馬服　龍驤　趙奢號馬服君詳攻戰二

晉書羊祜傳初祜以伐吴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吴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思應其名者會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因表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為順流之計

絶席握權 漢王常為大將軍與諸將絶席 握兵權

將將握兵 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 握兵之要

命黼冕視旗鼓 晉以黼冕命士會將中軍為太傅 師之耳目在旗鼓注言三軍視大將旗鼓以為進退

上於三公式是百辟 後漢和帝以竇武為大將軍位在三公之上 大將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讚奏不名式是百辟

父書徒讀軍薄至明 史記秦趙相拒廉頗堅壁不戰趙王信閒謀令趙括代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鼓瑟括徒讀父書不知合變後果敗 下詳將帥二

李廣無行陣王平

守法度上詳將帥二　蜀志王平字子均長戎旅間愛作書論說史漢不失其指遵守法度而無戲謔敦詩說禮誠趙衰之知言　使仁佐賢乃處父之善對上詳儒學將　穀梁晉殺陽處父君漏言也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曰古者使仁者佐賢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公語夜姑夜姑遂殺處父　晉國謀帥推郤縠之悅禮　漢朝論將美祭遵之用儒並詳儒學將　軍師元戎　建牙　杖節　方召之材　韓彭之功　列四七之位　啟什伍之行禮什伍部曲也　早陪蘭錡應知軍政之嚴　夙總戎麾頗識兵樞之要以上白帖　增丈人　長

子詳將帥一

畫麒麟閣　圖雲臺通鑑綱目漢甘露三年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又漢永平三年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

勒燕然山　圖凌煙閣後漢書竇憲自求擊匈奴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出朔方雞鹿塞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令班固作銘　通鑑綱目唐貞觀十七年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

諸卿皆將　賢將可相登壇必究王鳴鶴曰成周時宣王命皇父以三公治軍事再命六卿副之無事則將歸卿列入司政本有事則諸卿皆將出典兵戎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何人非卿何人非將　又張栻曰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其在宣帝時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

大樹將軍　枯松太保

上詳將帥二　鄧志謨古事苑唐王建平東川諸將爭功獨王宗裕退立枯松下衆嘉之號為枯松太保

自選偏裨　無置副貳上詳將帥二　武備志五代徐溫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即其臥内强起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爾今必見用願無置副貳可求許之

濟師以和　臨陣易又曰梁主命韋叡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預勑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　又曰後漢黄巾餘黨更以趙弘為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陣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斬弘

主代論勳　帝為祖道北史蔡祐以功授平東將軍從征伐為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周文每歎之曰祐口不

言勳孤當代其論敘　錦繡萬花谷唐張仁愿為朔方軍總管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帝為賦詩祖道賞賚不貲

義為君臣　恩猶父子　登壇必究漢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有章言其威權至重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牙帳　星門　山堂肆考將軍之旗曰牙取其為國爪牙也旗立于將軍帳前故曰牙帳　又軍門曰星門唐詩星門列五戎

鈴閣　齋壇　古事苑鈴閣威嚴震動江淮草木齋壇令肅廓清燕薊郊原注云將帥之營四面懸鈴有警則鈴鳴所以防不虞也故謂之鈴閣凡命將有齋戒之壇曰齋壇

持節　授麾　漢書宣帝紀田廣明為祁連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田順為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　魏書張遼傳魏王

操以為盪寇將軍從征袁尚于柳城卒與虜遇遼勸操戰氣甚奮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

假黃鉞　著白衣　吳書陸遜傳魏曹休舉衆入皖乃名遜假黃鉞為大都督逆休遜衡休伏兵因驅走之斬獲萬餘拜遜上大將軍右都護　下詳將帥二

若長城　如敵國　文苑授馬燧副元帥制曰燧秉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殿于北土隱若長城　孔帖賜劉沔詔曰自古出師莫重謀帥故李廣威動殊隣吳漢隱如敵國

九變　八通　上詳將帥一　李筌太白陰經若能以柔以剛能翕能張英而有勇雄而有謀圓而能轉還而能端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八通之人可以言大將

號二龍　輕一鳥　萬花谷唐烏承玭烏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沉勇而決號為轅門二龍　杜甫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

驍健若飛　馬馳不及　北史史萬

歲少英武善騎射驍健若飛　又元魏尚書李沖典選揚大眼往求沖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手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沖因驚歎遂用為軍主

雄如馬武少似終軍杜牧東征詩雄如馬武皆彈劍少似終軍亦請纓落鵰都尉萬人敵黑矟將軍一鳥輕

奮不顧身　勇不陵物文苑英華命姚崇等北伐制曰呂休璟誠期報國去病安用家為奮不顧身伯昭不持賊遺經持身以禮奉上以忠勇不陵物仁不喪法許洞虎鈐

見可而進　見義能勇武備志晉揚州別駕何惲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渾曰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而進豈一一須詔令乎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

主遣使奉書請降　太平御覽唐裴度使徐州行營宣諭諸軍既還帝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顔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顔大破賊軍于時曲帝歎度之知人

轉敗為勝　**出死入生**　劉玢趙都賦其謀謨之士則思通神睿權略無形沉竈生蛙轉敗為勝者也　五代史符存審臨終戒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

臥護六軍　**坐知千里**　晉書王敦之逆帝使謂紀瞻曰卿雖病但為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　文苑英華命姚崇北伐制曰禮義為本居有四鄰謨猷是先坐知千里

身佩安危　**坐見成敗**　上詳將帥二　後周書王勵性忠果有才幹太祖謂之曰為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鋭者次也勵曰意欲兼之

絶甘分少　**禁暴安人**　上詳將帥五　晉王兵馬都元帥制　唐李抱玉大歷初加

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度使抱玉在鎮十餘年禁暴安人為將臣之良

無犯秋毫 乃上駿馬 後漢書岑彭遷征南大將軍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 北史于謹平江陵還自以久當權位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

身佩四將印 腹有數萬兵 上詳將帥二 名臣傳范仲淹領延州夏人聞之相戒曰毋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大范謂雍

加赤幢曲蓋 總玉帳金壇 晉書馬隆為武威太守西渡溫水轉戰千里虜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涼州遂平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 唐大詔令折衝之寄符玉帳而總金壇

攀龍鱗附鳳翼 殪

封豕斬長蛇 後漢書光武紀諸將議上尊號光武不聽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矢石間者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 唐書李希烈陷汝州詔拜哥舒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帝召見問曰卿治兵孰與父賢對曰先臣安敢比但斬長蛇殪封豕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

受脤倉卒之時 弭變談笑之頃 後漢書皇甫嵩朱儁贊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及功成師克威聲滿天下 宋史安守忠練達邊事禔身謙慎弭卒校之變于談笑之頃非善于行權者不能

棄干城而不可 舍騏驥其焉乘 孔叢子子思居衛言苟變于衛君曰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不可使聞于隣國 南史韋叡自結于梁武及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即日以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

謝安違衆舉親　曹彬對君稱子　晉書謝幼度為叔父安所器重時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安舉幼度郗超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必不負舉才也　宋史李繼遷叛太宗問曹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真宗即位瑋知渭州馭軍嚴明舉措如老將

教子登上將　賜第埒親王　涑水紀聞曹武惠王彬凡降四國主未嘗殺一無辜子瑋琮璨皆領旌鉞陶弼有詩曰蒐兵四把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　事畧太祖嘗命有司治第賜郭進蓋以筒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用筒瓦太祖曰進握控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

飲食如王者　斧鉞等諸侯　上詳將帥五蘇洵御將論　太平御覽唐裴度征淮西詔曰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

激義氣以虹貫　發精誠而石

開文苑英華幽州紀聖功碑張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開介胄雪照戈矛林植命以義狥壯由師直

專號令不副文臣　請劍甲聽擇武庫登壇必究宋仁宗時狄青自請擊儂智高韓絳言武人不可獨任上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制號令不專不如不遣　元史至元中授張弘範蒙古漢軍都元帥賜錦衣玉帶弘範不受以劍甲為請帝出武庫劍甲聽其自擇

有股肱羽翼之衆　持天地鬼神之心上詳將帥一虎鈐經勝負在乎先見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衆此之謂天將也

動四境以弱敵心

感三軍而懷敵國龍韜將有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　後漢書若馮異之不伐岑公之信義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尅成遠業

不以數萬命易一

官能將十萬衆若一人唐書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于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下詳將帥二

入作心膂出爲爪牙入爲夔龍出作方名上詳將帥二下見文苑英華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

入壯七萃八屯之衛出專五侯九伯之征胡應松賀郭元帥鎮揚州啟見啟雋類函

將帥四

原將者國之輔六韜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

居不重席　左傳吳侵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也今聞夫差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懼民不用命　楚昭王問師子穀曰左尹羌車與左史老皆可用也子高曰帥驕民慢之懼民不用命焉

動猶璧玉　孫子兵法貴之而無驕恣之而不專扶之而無隱危之而不懼故良將之動也猶璧玉之不可污也

視如嬰兒　又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其動如神　兵法云風雨可鄣者有象也寒暑不可塞者無形也故良將慎密其動如神

將有死心　說苑田單為齊王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曰單以十里之城五里之郭復齊之國何

為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不能下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臿為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横帶馳騁乎淄澠之閒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髪徑立矢石之閒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

將者死官 尉繚子兵凶器也爭逆德也將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

知難忍恥 嚴尤三將論平原君曰廉頗之為人也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

所向無前 何晏韓白論白起為秦將攻城略地所向無前

難與爭鋒 陳思王云白起為人小頭而鋭瞳子白黑分明故可與持久難與爭鋒

增卿子冠軍 史記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可謂知兵矣王名宋義

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為上將軍
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

民以為心 淮南子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將以民為體民以將為心

原賞分戲下 漢書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

猛將如雲 李陵與蘇武書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

全師保勝 趙充國

增折衝宿將 漢書馮奉世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原山西出將 漢書贊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

增解賜左驂 後漢書賈復督盜賊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

獨拔勍敵 又帝謂耿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于信也

原十年未嘗蓐寢 又段熲字紀明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

增良將守忠 太平御覽諸葛亮兵要人之忠也猶魚之有淵魚失水則死人失忠則凶故良將守之志立而名揚

一身是膽 趙雲別傳先主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請吞十萬衆 蜀志魏延先主拔為督漢中鎮遠將軍問曰今委卿以重任卿欲云何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為大王吞之衆咸壯其言

沉勇能斷 魏志司馬文王語荀顗曰陳泰沉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

器兼文武 晉書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杖節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耶擁旌中興推為名將

唯收圖書 又應詹傳鎮南將軍山簡假詹督五郡軍事與陶侃破杜弢于

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取圖書

不以小令勞衆 晉書載記前燕慕容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于大畧不以小令勞衆

氣度雄遠 又前秦王猛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苻堅歷遷猛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

石龍夫人 古事苑馮寶妻冼氏為南國首領撫循衆部隋文帝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自衛乘寶幰軍中號錦繖夫人古今女將第一人也

使便宜從事 李衛公問對下太宗曰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宗廟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至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

不大勝亦不大敗 又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

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

奇厖福艾 唐書李勣臨事遣將必訾相其奇厖福艾者遣之或問故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出將入相 太平御覽唐婁師德專總邊任三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急出將入相能以功名始終

三箭定天山 唐書薛仁貴副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總管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諸子俱有將材 宋史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卒威動羌夏諸子皆有將材至師道師中已三世號山西名將

勇畧忠義 又靖康之際天下安危之機勇畧忠義如韓世忠而為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

神將 虎鈐經一曰天將二曰地

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以天為表以地為變以人為用舉三將而兼之此之謂神將也　良將一又曰威將二曰强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以威為表以猛為裏以强居中兼三將而有之此之謂良將也

將帥五

原詩梁吳均邊城將詩曰塞外何紛紛胡騎欲成羣爾時始應募來投霍冠軍刀含四尺影劒抱七星文袖間血灑地車中旌拂雲輕軀如未殞終當厚報君　又詩曰僕本邊城將馳射靈闕下箭銜雁門石氣振武安瓦勲輕賞廢丘名高拜橫野留書應鑿楹傳功須勒社徒

傾七尺命酬恩終自寡　又邉城詩曰聞君報一飡遠送出平野玉標丹霞劒金絡艷光馬高旗入漢飛長鞭匿地寫曙星海中出曉月山頭下歲晏坐論功自有思臣者　又詩曰臨淄重蹴踘西城好擊刺不要身後名專騁眼前智君看班定遠立功不負義𦚰曳二丈旗躑躅雙鳬騎但問相知否死生無險易　增唐李白送羽林陶將軍詩曰將軍出使擁樓船江上旌旗拂紫煙萬里橫戈探虎穴三盃拔劒舞龍泉　杜甫前出塞詩曰

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又魏將軍歌曰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鋭畧西極崑崘月窟東嶄巖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岳峯尖見秋隼星纒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欃槍熒惑不敢動翠蕤雲旓相蕩摩　又花卿歌曰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

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　顔真卿贈裴將軍詩曰大君制六合猛將清九垓戰馬若龍虎騰凌何壯哉劒舞若游電隨風縈日迴入陣破驕虜威名雄震雷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功成報天子可以畫雲臺　劉長卿獻淮寧軍節度李相公詩曰建牙吹角不聞喧三十登壇衆所尊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劒答君恩漁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白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　楊巨源寄太原李光祿詩曰

倚天長劒截雲孤報國縱横見丈夫五載登壇真宰相六重分閫正司徒曽聞轉戰平堅冦共説題詩壓腐儒料敵知幾在方寸不勞心力講陰符　張籍征西將詩曰黄沙北風起夜半又離營戰馬雪中立探人氷上行深山旗未展陰磧鼔無聲幾道征西將同收碎葉城　李商隱少將詩曰族亞齊安陸風髙漢武威煙波别墅醉花月後門歸青海閒傳箭天山報合圍一朝擕劒起上馬即如飛　李頻送邉將詩曰防秋戎馬恐來奔詔

發將軍入雁門遥領短兵登隴首獨横長劒向河源悠揚落日黄雲動苒蒼陰風白草翻若縱干戈更深入應聞收拾到崑崙　李郢贈羽林將軍詩曰虯鬚憔顇羽林郎曽入甘泉侍武皇鵰沒夜雲知御苑馬隨儛仗識天香　宋曹翰詩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曽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弱尚嫌弓力軟眼昏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著團花舊戰袍　余靖送張如京知安肅軍詩曰賜戟衘恩出斗城

塞門迢遞草初青新提司馬臨戎節舊應衣烏近極星
叔子伐吳常綏帶單于歸漢已空庭圯橋自得家傳策
不問人間太白經　明張憲寄馬將軍詩曰馬服古名
將孤軍鎮海壖射鵰天雨血拔槊地飛泉虎營燈火夜
自著十三篇
增制唐陸贄撰普王荆襄等道兵馬都元帥制曰君人
立極所務于勝殘秉律成師實先于謀帥集大勲者必
振其宏綱體至公者無避于內舉爰擇藩翰俾掌元戎

小子誼其敬聽朕命江漢上游建瓴制冦亘千里之地
連十萬之師保大定功宜有統壹往哉汝諧無以貴驕
人無以善自伐無從巳之欲無咈衆之謨卑躬降志以
奉賓傅絶甘分少以撫軍師布誠信以歸人心明賞罰
以盡士力詰禁誅暴懋昭乃勲敬事恤人無替成命
常袞撰李抱玉河西等道副元帥制曰周以元老監方
伯漢以丞相撫四夷軍國之務中外一體總三軍之師
專萬里之寄宜有統制深仗輔臣李抱玉知謀變化潛

合神明將校恱從親如父子事出韜鈐之外功成戰伐之前勤勞王家以衛社稷有致君庇人之績冠旂常彛鼎之銘　蘇頲撰命呂休璟等北伐制曰突騎施守忠忠而善謀勇則能斷右領軍衛將軍呂休璟心堅鐵石氣横風雷右武衛將軍張仁亶當分閫之任受升壇之律常願身先士卒不以賊遺君父

原賛晉孫楚樂毅賛曰樂生誕節實立弘度丹旍雷麾秦韓景附威震濟西齊愍失據惠之不敏𦑣然高翥栖

遲一丘以保皓素　又白起賛曰烈烈桓桓時惟武安
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魏禽韓北摧馬服凌
川成丹廳侯無良蘇子入關噭噭讒口火燎于原遂焚
杜郵與蕭俱燔惟其歿矣古今所歎　又韓信賛曰淮
陰屈節盤于幽賤秦失其鹿英雄交戰𨁂楚知亡撫戈
從漢遂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平難剖據山
川稱孤南面惜哉邁疑一朝書叛
原表後魏溫子昇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曰今四郊多

壘三軍申發率土之濵莫敢寧晏況忝末屬復董元戎臣不盡心誰將竭力豈容飾讓苟違戎重但以軍旅之事實所未學求保重將隨方指麾臣請先驅被堅督戰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決機兩陣之間不辭萬死之地脫獨委臣專總戎旅兵術靡常軍機屢變以臣當之必所未達雖奉廟筭有均膠柱

原論魏何晏韓白論曰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對開闢所希有也何者勝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為出奇無窮

欲窺滄海白起為勝若夫韓信斷幡以覆軍拔旗以流
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
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術皆此類也所謂可
奇於不奇之閒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宋范蔚
宗二十八將論曰二十八將者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
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議者多非光
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良
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

授受惟庸勲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因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故光武監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鄧寇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

臨政課職責咎將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永平中憲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宫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叙其本第係之篇末　增宋蘇洵心術論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于險鄧艾縋兵于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古之賢將能以兵嘗

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　又御將論曰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彼虎豹能搏能噬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噬者不可以

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旣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將之才固有大小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

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志常在千里也豈以一飽廢其志哉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于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才小者鷹也漢高一見韓信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三

人者已極富貴矣高帝知三人之志大不極于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于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其志不已也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增數級之爵項氏已滅天下以定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彼將泰然自滿不復以立功為念也方韓信之立于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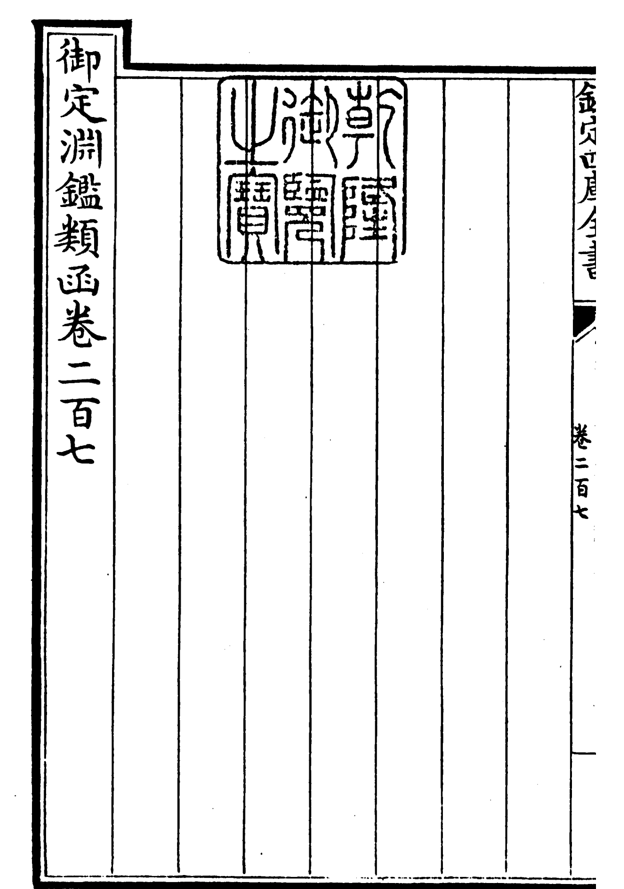
蘇軾孫武論曰武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竊以為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夫天下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將帥之權重爵賞不得不加盜賊為君之患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讐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御將之術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効于前而不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

灘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閫之不克將灘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

秦觀將帥論曰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強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畢腹以摧騎刼以走是不在勢之

強弱也穰苴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任之久近也周瑜之望曹操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昭烈之視陸遜甚於雛鷇而蜀師衂於白帝是不在敵之堅脃也東西異壤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地之遠邇也東晉之衰謝幼度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時之

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强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强敵所向無前此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此一國之將也福於已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欿然無矜大之色此天下之將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八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曹元慶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

武功部三 偏將 威名將 儒學將 軍帥 軍旅

偏將一

漢書曰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馮奉世

上書言願得其衆不須復煩大將上曰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預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　增晉書何曾傳曰司馬懿將北伐遼東曾上疏魏明帝曰臣聞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鈌不豫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

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道路迴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冦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為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臣愚以為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

偏將二

原佐中軍 助大將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下謂任千秋詳偏將一

無斧鉞 受節度後漢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朝議皆然郭躬獨曰於法彭得斬帝曰當一統於督彭無斧鉞何以得躬曰在部曲則不得彭今專軍別將且漢制棨戟即為斧鉞帝乃從之晉命王濬伐吳受王渾節度濬乘勝順流遂不詣渾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之有司遂按濬帝不許

處左 尚右偏將軍處左詳將帥三禮記卒尚右注云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為上示有死志

增傳飧 移檄史記韓信張耳擊趙未至井陘口止舍令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後漢書岑彭與交阯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等相率遣使貢

獻悉封為列侯

總諸校　貳元帥

李衛公曰臣嘗教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為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為圖陣此一等也　後周書賀拔岳事尒朱榮以定策功授前將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榮將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擁秦隴之兵足為勍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充定恐讒慝生馬請尒朱氏一人為元帥岳願貳之勝乃請於榮以天光為雍州刺史岳為衛將軍左都督

領南郡　令尋陽

吳志孫權遣周瑜及程普等與劉備併力敗曹操於赤壁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瑜親跨馬躒陣仁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　又呂蒙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

權不已制　智以相資

唐書朔方元帥魏元忠討賊不利劾奏副將韓思忠敗律當誅王晙以思忠偏裨權

不已制且其人忠勇可惜不宜獨誅固爭得釋　賜劉彥佐詔曰自古出師皆有副貳臨難則權以相濟料敵則智以相資見孔帖

李廣不侯　王平進位　史記大將軍衛青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為裨將者四李廣獨不侯　蜀志王平拜牙門將裨將軍屬馬謖先鋒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持魏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偪也平徐徐收合諸營而還進位討冦將軍封亭侯

號承義侯　號建策侯　後漢書冦恂上谷昌平人也初為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號承義侯　又吴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漁陽太守彭寵寵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

使護諸將　分守支郡　宋史吴玠

始為裨將未知名劉子羽獨奇之言於張浚浚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　李綱上疏有曰守備之宜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將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見武備志

積勞至節度　以功拜刺史

杜希全以裨將隸郭子儀積功勞至朔方節度使　王周事唐莊宗明宗為裨將以力戰有功拜刺史並見孔帖

項羽為次將　曹彬為牙將

史記項籍字羽楚懷王名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　宋史曹彬漢乾祐中為成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慤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也非常流也

王翦隱上將　陸遜代右督

秦使王翦攻趙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翦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詳攻戰二　吳志呂蒙稱疾詣建業權問誰可代

卿若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

耿況得自置

郭逵稱善用後漢書耿弇傳薊中亂光武南馳弇因說父上谷太守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步兵弇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宋史郭逵善用裨將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

裨將進偏將之名　下將同上將之服

魏志曹操授徐晃兵使擊卷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　唐書李勣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至虎牢平竇建德俘王世克乃振旅還秦王為上將勣為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廟

使將十萬衆臨越　偽將數千人降賊史記高祖

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佗魋結箕踞見陸生陸生曰漢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 李光弼遣人詐為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見武備志

偏將三

增將左右軍 左傳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馬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馬 以大校當裨將 史記驃騎將軍霍去病將五萬騎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 原張宗後拒 見文學部簡一 增應參星 晉書天文志參白虎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

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七將皆明大天下兵精也

原裨佐 白帖

增重戎事肅王命 贊皇一品集李丕克攻討副使制曰晉謀元帥則有佐軍漢制出師皆立副貳所以重戎事而肅王命也

攬轡安閑 李光弼夜至河陽史思明使騎將劉龍僊挑戰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為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僊易之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斬龍僊以歸見武備志

中擇大將 詳將帥一

命將為設參佐 劉敞言於仁宗曰王者之遣使命將也為之設介貳參佐非獨司紀綱廣謀策所以謹大事備不然也

出奇非皆闕白 夫大將以出令為職若識不足以範圍才

不足以駕馭諸將其肯奉行乎偏將以受成算而不自用為職若提兵既遠不能隨時出奇而欲一一關白主帥其能以成功乎竝見登壇必究

威名將一

原憂得臣 喜劇孟 左傳晉敗楚于城濮晉侯猶有憂色曰得臣尚在憂未艾也 漢書周亞夫為大將得劇孟喜曰若一敵國也

頗牧之名 飛羽之稱 廉頗李牧 蜀志張飛雄壯威猛亞關羽魏之謀臣程昱等咸稱飛羽萬人敵

所居國重 所向敵避 史記鮑叔牙云管夷吾所居國國重 北史周蔡祐授平東將軍高仲密舉北豫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於芒山時祐著明光鐵鎧所向無敵齊人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避之

彊秦不敢加

兵　鮮甲不敢近塞藺相如曰强秦不敢加兵以吾兩人也兩人廉頗藺相如　後漢鄧訓遷烏桓太守　鮮甲不敢南近塞　王敦不敢為非　羌人相謂無反晉周訪有平河洛志善撫納士皆為死王敦有不臣之心終訪之世不敢為非　趙充國擊羌羌人相謂曰汝無反天子遣趙將軍年八九十善于用兵　匈奴射偶莫中　晉君側席而坐郅都為雁門守匈奴莫能中之見憚如此　不近雁門為偶人似都令騎射何武書曰楚國帶甲百萬于國不以為雄子玉將則晉文公側席而坐及死君臣相賀百萬不如一賢也　魯以季友治亂　楚以子玉重輕　魏以無忌折衝　項以范增存亡並何武書忠臣社稷之衛云云　增震百蠻　定西域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曰

竊見關内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　後漢書班超為軍司馬使西域建初中拜將兵長史威震西域永元初乃以超為都護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内屬

如虓虎　號卧虎

詩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注云闞奮怒貌虓虎之自怒也　後魏李崇沉深有將畧寛厚善御衆在揚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冠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

魏有虎侯　唐得虓將

職官分紀許褚從魏主操討馬超操與超單馬會語惟褚從超欲突操素聞其勇疑從騎是乃問操曰公有虎侯者安在操顧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號曰癡虎　下詳將帥二

白馬長史　黄驄少年

後漢書公孫瓚拜降虜校尉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

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　唐裴果勇冠諸軍常乘騧馬白袍登先陷陣時號黄騧少年見古事苑

雷霆比怒　草木知名　北史長孫晟為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王引晟同飲有突厥達官來降言突厥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　唐書德宗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聞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復賜舊名

賊聞破膽　敵聞狂魄　名臣傳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為西帥邊上謡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懼遂稱臣　名山藏副將軍常遇春出戰每積銚列櫓矢石交下諸將惟憚莫前遇春單身陵蹈其間敵人聞遇春名咸狂魄降北

識聲莫犯　懼威自諱　後漢書公孫瓚

拜降虜校尉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警輒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𢑱莫敢抗犯　王式初交趾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譁曰黄頭軍將渡海襲我矣相率抗黄頭軍式㚒日盡捕斬之見孔帖

名重敵中　賊拜城上

五代謝彦章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如風雨晋人望其行陣整齊相謂曰謝彦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　賊將徐庭光守長春宮城馬燧度長春不下乃挺身至城下見庭光庭光懼威拜城上並孔帖

怖之斷瘧　圖以禳鬼

世說桓石虔從征枋頭車騎沖沒左右莫能救宣武問汝叔落賊汝知否石虔聞氣甚奮策馬於萬衆中救沖還三軍歎服河朔以其威有患瘧者怖之多愈因斷瘧焉　南史宋檀道濟遷征南大將軍元嘉中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與魏三十餘戰雄名大震魏甚憚之圖之以禳鬼

雄邊　威隣

唐書鳳翔將野詩良輔涇

原將郝玼各以名雄邊上吐番嘗謂漢使曰唐既與吐番和好何忘語也問曰何謂曰若不忘語何因遣野詩良輔為隴州刺史畏憚如此　田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闕下帝勞曰魏人樂卿之政四隣畏卿之威為朕長城又安用辭見孔帖　農皆輟耕待命　曹議從都避銳史記淮陰侯傳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振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蜀志關羽傳羽攻曹仁于樊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　鄰國聞死賜赦　金人聞死相賀北史齊斛律光深為鄰敵懾憚周武聞光死赦其境内　宋史岳飛傳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聞其死酌酒相賀　突厥下馬羅拜　吐番來使願識唐書薛仁貴坐

事貶象州會赦還拜瓜洲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于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遁去　又唐璿字休璟聖歷中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覘休璟武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擢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

取温部以一函紙　**得郝玭**

賞等身金

晉書陶侃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先是廣州人迎王機為刺史未發會杜弘據臨賀與温部劉沉俱謀反侃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擊破之執劉沉于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温部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足耳于是下書諭之部懼而走追獲於始興　唐書郝玭貞元中為臨涇鎮將遷涇原行營節度使賛普常等玭身鑄金像令於國中曰得生玭者以金玭償之

橫矛拒後敵無敢近　乘輿厩後魏不敢逼

蜀志張飛字翼德先主奔江南曹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决死敵無敢近者遂得免　南史韋叡都督衆軍進討合肥合肥平有詔班師去魏師既近懼為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不敢逼全軍而還

威名將二

增飛將軍

史記李將軍廣隴西成紀人武帝時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于是名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熊虎之將

吳志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

著翅人

後周書韓果從大將軍破

稽落稽胡于北山胡地險阻人跡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曰著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滅飛將

驍將 又梁武勅蕭續曰賀拔勝此間驍將汝宜慎之見太平御覽

高敖曹比項籍 北齊高昂字敖曹為高歡將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見萬花谷

敦煌戍卒 北史史萬歲配敦煌為戍卒寶榮定擊突厥突厥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去由是領車騎將軍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萬歲出馬邑道至大斤山遇敵達頭問曰隋將為誰候騎曰史萬歲復曰得非敦煌戍卒乎曰是也達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大破之

榮公第六郎 隋書來護兒封榮國公第六子來整為虎賁郎將羣盜憚之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萬千衆只畏榮公第六郎見萬花谷

來嚼鐵 唐書來瑱

為潁川太守賊來攻瑱射賊皆應弦而仆賊拜城下目為來嚼鐵 莫敢仰視 唐書李光弼治師訓整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 王鐵鎗 五代史梁王彥章驍勇有力持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 令生得者為刺史 又周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 契丹不敢南牧 宋史賀惟忠為易州刺史威名震北邊故十餘年間契丹不敢南牧 狄天使 職官分紀狄青為延州指揮使會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西戎及岩下以及京師之人皆呼為狄天使見萬花谷 敢言姓名者罪不赦 宋史劉錡傳金主亮之南下也下令敢有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具荅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 夏

人輙怖兒啼 又劉錡高宗初為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輙怖之曰劉都護來

弟亞於兄 宋史吳璘玠弟也剛勇喜大節畧苛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為將守蜀二十餘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

金兵聞皆辟易 又魏勝傳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踰時乃小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兵追將及勝獨乘馬逐之叱曰魏勝在此聞之皆辟易

儒學將一

原敦詩説禮 雅歌投壺 左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晉于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説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

之本也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後漢書祭遵少好經書建武初拜征虜將軍博士范升曰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手不釋卷　身不跨馬　吳志魯肅在軍陣手不釋卷晉書杜預字元凱拜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帥之列既立功之後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嘗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

植初校書　蒙始就學　後漢盧植字子幹初在東觀校書續漢記後遷平北中郎將持節護烏桓連戰皆捷　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宜學問自開益蒙曰軍中日苦多務不及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令涉獵見往事耳蒙始就學雖舊儒不及

求賦餘韻　悅詩末章　梁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于華林宴飲賦詩景宗已醉

求賦詩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成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覽之欣羨不已朝賢驚嗟竟日　周文帝宴羣臣賦詩高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悅

賈復敦儒術　張郃愛儒士　後漢書賈復歷左將軍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竝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　魏志張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將軍外勒戎旅内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

内修文德良資羽翼之才　外拓遐方必藉爪牙之器以上白帖

增葛巾毛扇　緩帶輕裘　世語云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治軍渭濱剋日交戰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揮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諸葛君

可謂名士矣　晉書羊祜博學能屬文泰始初為尚書右僕射衛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

常儒服　如書生

五代謝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常儒服見孔帖　宋史岳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

筆翰如流

禮法自制

晉書陶侃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性聰敏闇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荅筆翰如流　唐書李晟子憲與愬喜儒以禮法自矜制

敬賢大夫　如儒先生

魏志李典遷破虜將軍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　韓克雖將家性節儉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先生見孔帖

通左氏春秋　讀班固漢書

唐田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僚屬講論終日見孔帖　唐書李

光弼傳賛光弼毅然有古良將風好讀班固漢書異乎庸人武夫

聽學士讀史號儒者知兵 北史韋孝寛為行軍元帥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閲末年患目猶令學士讀而聽之 唐書唐休璟少孫授易于馬嘉運傳禮于賈公彥授凉州都督休璟以儒者號知兵

書生破鋭卒儒者奠京師 文粹陸長源書曰謝艾書生也破麻秋勁鋭之卒 唐書鄭畋為鳳翔隴西節度使會黄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還西面行營都統中和初賊將王璠率衆來攻畋設伏以待璠内輕畋儒柔縱步騎鼓而前伏發鏖戰龍尾坡殺賊二萬級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微畋天子幾殆帝聞捷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爾

儒學將二

原悉通孝經漢書儒林傳序明帝別立校舍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坐帷講論後漢書張奐永壽初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

論說史漢蜀王平詳將帥三　隱几讀書孔融為北海相衮譚攻之流矢雨集融隱几讀書言笑自若

增被服必於儒者南史韋叡雅有曠世之度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

楯上磨墨作檄東坡詩注梁荀濟曰大丈夫當於楯上磨墨作檄

下馬作露布魏書傅永字修期有氣幹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策拜安遠將軍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修期耳

製

詩如上馬入陣隋書周羅睺初仕陳為太子左衛率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見太平御覽

武夫奪氣柳公綽為鄂州韓退之與書云獨閣下能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率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見萬花谷

頗牧在禁中唐書畢誠入翰林為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近在吾禁署中卿為朕行乎誠唯唯即拜刑部侍郎出為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

知古今宋史尹洙為經略判官狄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于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曹翰能詩玉壺清話曹翰魏人能詩太宗語曰卿詩曾因

國難披金甲恥為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應先勒大名曹朕每愛之

愧功出儒者

宋名臣言行錄紹興中完顏亮南犯王權失律虞允文以宣撫視師江上大破賊軍允文至京口謁劉錡錡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今日大功乃出於儒者我輩愧死矣

延章縫論書史

名山藏吳良戍江陰十年晝則披甲乘障夜則枕干警備暇延章縫論書史太祖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

軍師

增西伯載與俱歸

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

原坐謀輜車中

又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大破魏軍

有孔明猶魚有水蜀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時孫權擁軍在柴桑亮說權權即遣周瑜等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操操敗于赤壁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

謀謨帷幄魏志荀攸字公達曹公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曹公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所言

杖節立軍門晉書魏朝以諸葛亮僑軍遠出利在急戰每命司馬懿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不許乃遣衛尉辛毘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以應之毘杖節立軍門乃止

增令諸將盡拜名山藏劉基字伯温時太祖稱吳公聞基言大悅稱先生而不名陳友諒聲勢大震諸將多恐議降議奔基曰請賜臣劍先斬議降及奔者臣乃言

吳公於是賜基劒令諸將盡拜基為軍師有不服者斬之諸將悚然是以有龍江之捷

軍旅一

增書徇征曰徇侯命掌六師 周禮曰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 又曰小司徒之職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

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又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羡唯田與追胥竭作賈疏云小司徒佐大司徒以掌六鄉六鄉之内有比閭族黨州鄉一鄉出一軍六鄉還出六軍五家為比家出一人則是一比也在家為比在軍為伍在鄉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也在軍五伍為兩兩二十五人也在鄉四閭為族族百家也在軍四兩為卒卒百人也在鄉五族為黨黨五百家在軍五卒為旅旅五百人也在鄉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在軍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也在鄉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在軍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又云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羡卒

國語管子對桓公曰君欲速得

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作内政而寄軍令焉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髙子之鼓春以獀振旅秋以獮治兵

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卹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

而後役之漢儀注曰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令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

原又刑法志曰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注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馬端臨通考曰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内之兵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内之兵

增唐書兵志曰盖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

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畊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輙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

方鎮不得不强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　又曰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初析關中為十二道三年更為十二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畊戰以車騎府統之　經濟類編曰唐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張説建議請名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亡者必爭出應募明皇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

之分自此始矣　宋史兵志曰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為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起於國初具籍塞下團結以為藩籬之兵其後一律以鄉兵之制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於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於其間是雖以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　續文獻通考曰明兵制

洪武十三年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不隸五府

軍旅二

原師貞　易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成　傳師成以出　制命　死義　傳師在制命命由已制也旅衆以義死之而不可犯也　孝悌修軍　飾怒　思險　禮記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又軍旅思險隱情以虞注思度已之所能以度彼能否也　聚櫜　鼓鼙　軍旅懸壺以序聚櫜注懸壺為漏以次更序聚櫜備守以兩木相擊行夜　凡軍旅夜鼓鼙注鼙夜戒守司馬

法昏鼓四通為鼛

同邦國

糾邦國

周禮宗伯以軍旅同邦國又大司馬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二璋起

七校修

周禮牙璋中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注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若今之銅虎符　漢刑法志武帝內修七校不常置也

以律出

以嚴終

易師出以律否臧凶　兵事以嚴終

未之學

不可廢

孔子對衛靈公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詳論兵一

五

匪遊匪紹

不土不分

詩常武名穆公美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匪遊匪紹徐方繹騷箋云軍行三十里非懈緩也匪遨遊也　穀梁傳云不土其地不分其民

增六師

七萃

康王之誥張皇六師　穆天子傳天子賜七萃之士注云萃聚也以智力之士七等聚為爪牙

爪士

牙兵

小雅祈父予王

之爪牙又云予王之爪士　唐代宗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為節度使承嗣舉管内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畊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見經濟類編

貝胄　緹衣

魯頌公徒三萬貝胄朱綅　張衡西京賦迾卒清侯武士赫怒緹衣韎韐雎盱跋扈又緹騎見騎類

奮擊　佽飛

通考蘇秦說魏襄王曰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卒十餘萬此其過越王勾踐遠矣　漢書注應劭曰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佽飛

死士　健兒

尉繚子曰十一曰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智者乗於戰車前後縱横出奇制敵也　鄴侯家傳曰自置府兵未有能以之外叛内侮及殺帥自擅者自廢以來名募長征健兒而祿山得以為亂至今不定復之為便

勇敢　伉健

漢書李陵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冦　漢宣帝紀本始二年

秋大發興調關東輕車銳卒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

七科　六院

漢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從李廣利圍宛按適與謫通見山堂肆考　唐書李愬傳憲宗討吳元濟以愬為隋唐鄧節度使李佑賊健將也愬械而送之朝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才銳士故委佑統之由是始定襲蔡之謀

射聲　奔命

百官表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注服虔曰工射者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　漢昭帝紀始元元年夏發揵為蜀郡奔命擊益州注應劭曰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

禁兵　親軍

後漢書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陰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　續通考明兵制按在京上二十二衛曰錦衣至虎賁為上十二衛金吾至通州本北平都

司衛為上十衛名親軍指揮使司曰騰驤武驤左右四衛亦名親軍指揮使司

龍武　神威

唐兵制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明皇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　又貞元中改殿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

飛星　流電

唐李德裕傳太和三年出德裕為鄭滑節度使踰年徙劒南西川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

鴉兒　雁子

萬花谷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陳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鋌輩成以兵萬五千

屯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為鴉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鴉兒鬬 五代梁朱瑾募兵黥雙雁於頰號雁子軍

鐵林 雲翼 宋史兵志雍熙四年步軍司鐵林改為侍衛司虎翼 又曰雲翼舊指揮三十三景祐以後增置二十三分左右廂

龍衛 虎翼 宋兵志太平興國二年改鐵騎曰日騎龍捷曰龍衛控鶴曰天武虎捷曰神衛龍騎曰雄猛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狄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見武備志

控海 凌波 宋兵志池州清溪雁汊控海水軍建炎四年置百五十人 又建炎初李綱請於沿江帥府置水兵招善於舟楫者充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

執羈 負羽 文選執羈輕去鄉謂執羈靮以從軍也 又負羽從軍蓋箭有羽從軍者負之於背而行故曰負羽賈復傳被羽先登被猶負也

負重

引彊 負重即負米唐郭子儀中負米科蓋翹關負米乃唐武舉取士科名 引彊彊弩也並見肆考

節下 **行間** 肆考大將執節以專殺故稱節下猶言麾下也又曰戲下 行間謂行伍之間也

魏武卒 **秦銳士** 荀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敵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詳論兵二

都君子 **惡少年** 左傳楚左司沈尹戍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預云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賈逵云平常免其行役事急乃使之耳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也 通考漢武帝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期至貳師取善馬

一當百 **十制一** 通考蘇秦說韓宣惠王曰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矣 唐兵制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

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盖以大制小十制一也

聚廣武 立黎陽 漢韓安國曰文皇帝嘗擁天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上寤扵兵之不可宿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注云宿久留也 漢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故于黎陽立營領兵騎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軍而京師南北軍如故並見肆考

去州兵 置府兵 通考晉武帝太康元年詔悉去州郡兵交州刺史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虚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帝不聽永寧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其後刺史復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下詳軍旅一

父子軍 子弟軍 唐兵志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定天下後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 柳氏家學録韓滉之於兩浙置子弟軍大州一千小州八百强者習弓

弩弱者習排槍緩則修農急則為兵

置神武　籍義勇　唐兵志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　宋鄉兵志慶歷二年籍河北强壯揀十之七為義勇議者論義勇為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寓兵於農之意

罷還農　免為民　萬花谷唐故時邊鎮兵贏六十萬張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　涑水紀聞皇祐二年詔陝西揀軍及保捷軍年五十以上若不及格者皆免為民

斥虛名　覈冗食　孔帖韓充轉大將軍斥軍士虛名不如令者七百人　續通考弘治十八年主事李夢陽上疏曰兵害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

少康一旅　若敖六卒　左傳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注云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　又晉侯入曹執曹伯楚子入居於申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

楚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家起一人　戎分二廣

上詳軍旅一　左傳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注云二廣君之親兵司馬法十五乘為一廣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卒有五章　更有三品

尉繚子曰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為三分馬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胷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而莫詰見亂而不禁其罪亦如之　下見戎卒類

虎士八百　君子六千

周禮虎賁氏下

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國語越子大戒師伐吳軍於江南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

被練三千　控弦百萬

左傳楚子重伐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注云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謂被練袍者　南史王元謨傳沈慶之曰佛狸控弦百萬豈元謨所當

名以羽檄　被以虎文

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名天下兵應劾曰以雞毛系檄　後漢書袁紹傳被以虎文授以偏師注續漢志曰虎賁將冠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衣

六郡良家　三河俠士

漢書地理志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馬師古曰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　又高帝紀悉發關中兵收三河俠士南浮江漢以下擊楚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是也

五營騎士　三輔

少年 通典漢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戍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戍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之勳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得其宜也 漢書天文志元鳳五年二月發三輔郡國少年詣北軍

北軍五營 **西園八校** 通考山齋易氏曰光武併七校為五營故省虎賁入射聲省胡騎入長水又省中壘校尉而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自是五營屬北軍 又漢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言京師當有大兵何進勸帝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冑稱無上將軍以厭始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及袁紹鮑鴻曹操等為之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

中尉材官 **羽林孤兒** 通考漢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漢書注應劭曰天有羽林大將軍之星林喻若林木之盛羽羽翼鷙擊之意故以名武官馬如淳曰取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

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 **奇材劍客** **輕車介士** 漢書李陵傳天漢二年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名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後漢書吳漢傳漢薨詔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注云輕車兵車也 **卒若虎牙** **兵如鳥翼** 淮南子曰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蚈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 行軍須知兵法曰雖有虎狼之將必藉豺犬之兵將不得兵如鳥無翼兵不得將如虎無頭 **內外相維** **南北相制** 性理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 唐兵志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徼巡李揆曰漢

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列以相制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

防微杜漸　居重馭輕

通考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易氏曰以漢史考之有列郡有王國有侯國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防微杜漸皆所以尊京師也下見軍旅四

榦强支弱　尾大中乾

强榦弱支詳前十制一注下見軍旅四

梟藻之師　熊羆之卒

段文昌平淮西碑元濟劫衆拒境滔天肆逆於是會梟藻之師得鷹揚之帥柳宗元詩王卒嶷嶷熊羆是式銜勇韜力自思奮殛

同心為强　雖勞不怨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曰我旅非衆同心為强　登壇必究吳徽曰今兵農既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廩給不畊而食雖勞而不怨民出賦稅免於征行雖貧而不勞

脫慈母

立嚴師　起行陣列侯王蘇洵曰或若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悚然如赤子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見登壇必究　唐兵志安祿山反犯京師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若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强則叛上

藉藏將府伍散田畝　三十為兵十年除籍杜牧原十六衛論　下見蘇軾練軍實策

軍旅三

增虎賁書牧誓武王虎賁三千人疏云若虎之奔走逐獸言其猛也

同袍同裳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注云秦俗强悍樂于戰鬬故其人平居相謂如此

部曲管子曰凡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二伍為列二列為火五火為隊二隊為官二官為曲二曲為部二部為校二校為裨二裨為軍

原老不戎服禮六十不以戎服

彊禦中行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

增將歸朝卒還邑春秋傳胡安國曰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兵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

帶甲百萬史記張儀曰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

百金之士廉頗傳百金之士五

萬人轂者十萬人悉勤習戰

期門　東方朔傳建元三年微行始出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引關蹶張　後漢書光武紀注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

投石拔距　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絶於等倫常超踰羽林亭樓遷為郎見玉海

虎旅　張衡西京賦陳虎旅于飛廉正壘壁于上蘭

天軍　晉書天文志曰羽林四十五星一曰天軍主軍騎又主翼王

娘子軍　平陽昭公主下嫁柴紹帝渡河紹以數百騎竝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見萬花谷

府兵寓之於農　唐兵志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農

神策軍　又曰初哥舒翰破吐蕃于洮西之磨環川

即其地為神策軍以成如璆為軍使

山河子弟 唐書呂元膺拜東都留守東畿川谷曠深人皆趫悍善鬭號曰山棚元膺募為山河子弟使衛宮城

練卒 陸贄奏議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

虵矛犀渠之士 獨孤及祭纛文

土著 唐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彍騎李林甫為相又奏募人為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狥利禍亂自生向使府兵之法長存不廢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

烏合之衆 穆宗之初立也西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凑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諸道討之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見登壇必究

衛兵皆長安高貲 黄巢傳帝餞田令孜章信門賫遺豐優然衛兵

皆長安高貲世籍兩軍得廪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初不知戰聞科選皆哀哭陰出資僱販區病坊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若寒毛以慄

佩劒而樵 宋史兵志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戸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貲武藝衆所服者為社頭帶弓而鋤佩劒而樵私立賞罰嚴于官府遇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冦至盖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敵深畏之

上下相維 范祖禹言於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將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所以無兵變也見登壇必究

鐵浮圖 宋史劉錡傳烏珠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為錡軍所敗

屬櫜鞬 元史兵志曰宿衛者天子之禁兵也夫屬櫜鞬列宮禁宿衛之事也

本兵客兵續通考明邊兵有三等在本鎮為本兵調自他鎮為客兵邊民應募及原點民壯為土兵

勾補丘文莊曰我國家承平日久兵備不能無弛軍伍不能無缺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弊乃至於勾至者反少於所遣之人得不償失於是用言者計每歲分遣御史清勾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見登壇必究

軍旅四

增序山齋易氏漢南北軍始末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盖是時兵農未

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倫耶嘗攷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戸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内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盖同姓親也於内為逼故處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疏也於親為有間故處於内而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

為可恃故以之衛宫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近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增論唐杜牧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曰貞觀中内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内其居内也富貴恩澤以奉養之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

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飈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至於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

增策宋蘇軾練軍實策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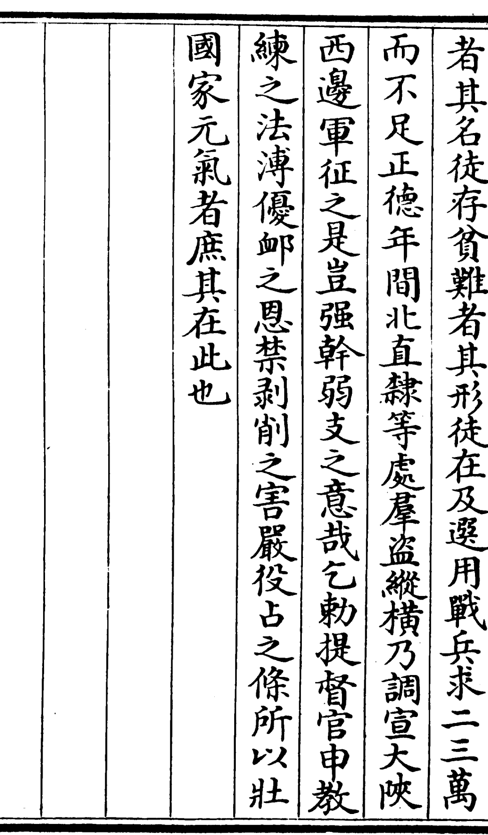
卒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得以為閒民而役於官者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

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今天下募兵至多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凡民之為兵者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其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而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

終身之計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令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十年而代豈舉軍而竝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褋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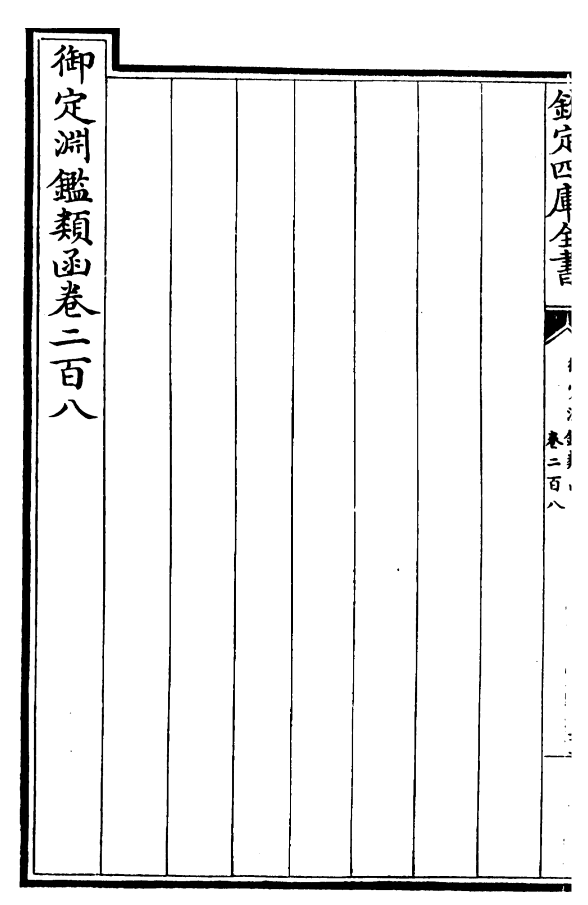
增疏明嘉靖六年楊一清疏曰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

成祖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天下承平兵務漸弛于謙乃於三大營中選精鋭者分立十營團操是謂團營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選擇成化三年增為十二團營分布益嚴我武益張嗣後士卒之殷實



者其名徒存貧難者其形徒在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正德年間北直隸等處羣盜縱横乃調宣大陜西邊軍征之是豈强幹弱支之意哉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䘏之恩禁剥削之害嚴役占之條所以壯

國家元氣者庶其在此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